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黄廷璧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直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一道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問皇帝若曰葢聞上古有登科記作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登科記作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也集無也字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

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登科記作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類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集作之)崇儉法高宗以(集作之)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集作罰)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一作均平)徭税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

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䘚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土（登科記作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其（集作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荐（登科記作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登科記作降）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

者相登科記作乖反其誰云從令人靡蓋藏國無廪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集作謀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登科記作猶廣欲一作俟轉輸登科記作壓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集作旁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

對

穆質登科記作贄第

二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已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近古以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為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為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

君垂拱無為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脩已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為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既往至德寖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質文之變高其隄

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
教道既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
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制策曰
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
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
帝王之所以為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
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
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斃古人云人

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苦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永惟前王之典慕是則仰（策問作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弟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傜賦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欝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

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臣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謩是稽古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爲理也欲何爲乎爲皇乎爲帝乎爲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清凈爲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熟聞之矣是

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宫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之至也其道堙没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為皇則行事師之禮欲為帝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夢而行傅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覩載則有

畢辭以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
三顧於草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
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為高科以臣
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藏無聘問之
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
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隣
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
一覲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

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彊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顔包羞臣竊自笑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寇既以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間

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贓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謨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為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于上則鄉

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為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揉瞶眊淹滯吏緣為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

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
及也若剗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為
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粲然德輶如毛
在克己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
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曰自頃陰陽
舛候祲沴洊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孼必有由
然屢為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
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蓋藏國

無廪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减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遂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糴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為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為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騰所以為旱陽既亢極氣又蒸則介蟲為孽螽斯為害臣見比年旱瘕為害已甚矣則

洪範之徵亦明矣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適之次及河南旱亦隨後次關中關中又蝗旱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稼穡圭璧求邪於幻術覬福於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也至若兩漢舊儀

一作務

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卹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況陛下尊為天子德為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凶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

荐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
有以動天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
數此則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
也謹而言之陛下鑒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
無損瘠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
不登堯湯比之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
頃所以賦斂無極怨讟日盈權須詭求朝令夕具豈不
以兵食乎今蒲同勞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

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
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
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
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
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
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
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綍所以遇運則
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

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彜倫不叙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藴蓄才一作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為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王所由既嘗經之于心頗亦備之于學雖未之究可畧而言至若時

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為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悃欵隱憂臆激於肝腑藏於髓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

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虚聽之德也如至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六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

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拾斥已之至論登科記作言進詔令作角一本作推無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兹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集作發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集作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登科記作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

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未遂富庶督耕殖文類作食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登科記作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未晳文粹作著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悉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功漢

元優游於儒術（集作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登科記有今字）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屬之於篇（登科記作著之於篇）興自朕躬毋悼後害

對　　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集作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文粹作試非）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文粹作蓋用其言也）是以

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乎漢文帝羞（文粹羞作文德）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文粹作而）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時（集有然後二字）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文粹作列）條對施之（文粹作於）天下夫用其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文粹作改）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

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禄文粹作秩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文粹作策得某士文粹作問某事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令陛下肇臨海内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文粹作正言責文粹作貴著明之確論斯集作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

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集作體用之目

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集作悼禮樂之寖微文粹作久寢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

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掇去亂政文粹作掇去禍亂集作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文類作教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集作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集作豈異事哉誠有物集作誠信有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寶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集作右賢能也雖禹湯

文武之俗不能過文粹作舉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
植四海大和於是舉文粹作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
秩嵩華舉東廵西狩集作念歲廵時邁之典則宅集作去咸鎬而
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聿興集作徭戍
作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為
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
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
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

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徼臣何幸而對揚之徼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必先(集作在非)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集作在非)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雨(文粹作備)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葢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文粹作志)銷爭奪之患(文粹作志)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

禮樂富黎人之大畧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文粹作且夫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文粹農作耕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

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絶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而有横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惷朴愚鈍集作謹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文粹作乃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户轉增集作藏富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集作耕而猶不給者今且

數家（二字集作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憏（集作憯）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集作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集作裕）既如彼惰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戶衆則富庶之道乖（集作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文粹作鐫）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徭

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户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集作教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文粹作安在陛下慎之而已乎集作陛下悠悠懲之戒之慎之久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集作將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文粹作強之時先文粹作申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文粹作並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文粹作禹湯言於帝皇之日况

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文粹作在下）則庶官無黨（文粹作當）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道（集作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集作殖）嘉穀也然

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集作待之者芟夷錢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文粹作殖禹舜而種皐陶也又文集作無而不能遏文粹作辨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文粹作盡是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集作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集作喪會計之期速皆當今

之極弊也幸陛下反（文粹作問及）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而（集作以）終之令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集作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集作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默因循者為清流行法蒞

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

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繢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未隸（集作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文粹作仕）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萬（集作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

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稱備集作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内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文粹作備吏部集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

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屬集作應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斅集作叙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文粹作握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是集作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文粹作是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集作鏡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

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集作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為心）端拱巖廊高居宸極（文粹作深視）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文粹作舉動集作養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懽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憯（集作悽）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集作即）位之後戴

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飲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英華及唐文類聚皆云設三式以任人惟積集作四式其二曰記功之式每歲羣吏之理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蒲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此者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

同前　韋處厚

對臣聞古之道蒞天下皆酌人言用凝庶績伏惟陛下統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

慈方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聿追孝思纘述前烈慇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祗奉聖問伏用兢惶誠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覩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

切著明罕稱於代兹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懼雖危必樂理安佚肆雖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大矣書稱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弘矣詩美其功曰小心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因一作稱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慎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賓服天下

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四夷雖賔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鑒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未然之理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視凝聽所委惟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禄所理惟直則下輸其情矣顧言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言之不行顧行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二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茍能此道雖微必昌雖柔必強鳳凰麒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足

序天之高明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之大者猶若是況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浸一作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巳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兹疲甿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難者伏以陛

下藴充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區宇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黷武而弭戢念疲甿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之威也威不立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居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者嘗欲繫其頸而制其命伏其心而笞其背此兵之精也金鼓

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巖廊之上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兵貴藏有於無兵之形不可張也驕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精所宜密勝也今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逋命屈已之至巳浹于兆庶恤人之誠巳敷于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近無轉輸騷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為虞

生人耗竭之為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為先富人之方勸農為大三代以耕籍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官輸籍督坐非己有吏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禄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戀本之心不固有逰於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於老釋而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而制貧人者有隱於椎剥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日百其勸常有不務

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有不息者矣由上

之為政知人若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之者禁之必至

昔賈琮以最于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黄覇以甲于二千

石寵之以侯印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官以田壄

闢為最地荒榛人離散為殿即耕植可勸困竭可蘇兵

未弭則人不蓄人不蓄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虛此

榷酤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不

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

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
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臣聞王者之興皆鑒
乎前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
其興也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
殷鑒於有夏賈山諫漢而借喻亡秦備于圖籍著于編
冊非臣繁詞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巳逋責恤
刑獄振乏絶德澤所臨戴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
將來之戒其在法令刑賞乎四海之廣億兆之衆非家

令户告之能也發號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之損益燦乎其書灼乎其人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充其善終則渇日望歳不足以喻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天心下之允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為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不然日有德音而人不悦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悦矣無與同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功者寵乎其功

者也思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名不足以勸者則刑罰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令陛下刑賞巳足勸懲襃貶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舉如鴻毛舍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罪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車致命折冦渥恩必厚爵位必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

不足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違疑作遺

微細惟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

人所以皆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

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古

求人之意啓迪未晳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

興鑒亡秦孤立之弊蹤周官衆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

異姓其後吴楚強大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

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

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於上漢廷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陵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侯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所以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吾心浩然蓋所疑

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者

臣聞契者君之所司也綜其會歸則庶務隨而振之職者臣之所司也踐其軌跡則百役通其流矣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於下則上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職業乎專之於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亢

於上臣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故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也一則曠而蕩一則察而隘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

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克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懼煩刑書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七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與元稹同）

獨孤郁

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竝行於上羣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

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樸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

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
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陛下黈纊凝旒或未之察
羣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
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為君坤為臣君意下降臣誠
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下降臣誠不上達
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帝每一視朝未
甞不從容問羣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善上無不奬
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内或周旋禁中

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悞示羣臣短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羣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太宗每坐朝宣旨使羣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温顔盡其啓沃言誨疑作語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思以

貽來代諫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一作或稗於萬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茍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勤求不信之言乎賢者固不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戀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

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剝其生財聚其技慧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為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為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令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然而

不下三四年桑田為墟居室崩壞羊犬奴婢十不餘一
而公家之税曽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巳於是州
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趍辦朝廷用昇考
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户口是以賦益
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
無日蹙之患宜視通邑之盈虚使鄉户坐于田迭相隠
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贓吏紛動其間則有無輕重可得
而均也夫古有四人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

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鸞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粱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

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髡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
騶儈非戇愚專一無他腸者孰肯勤體劾力為稼穡之
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户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
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寛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
衆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
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絶户口蕩析加以憂懼越于異
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寛之則偷於朝夕勤一作勤之則
從而陷於邪又訛言焉屋室聚為瓦礫田野俱為榛蕪

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為此也伏望陛下勑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歛輕歛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為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榷

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若修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斂之困也夫鹽榷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榷州縣不奉法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榷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煮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縻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從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停郡府之政令

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其耕損一作捐其厚賈以利其人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稗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懈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

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强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可以令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輔覇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隴畝有事則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以其避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棄也五刑皋陶也八音夔也虞伯

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
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
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
則有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殛
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
示人以中而為之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
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
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光武用

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為端拱而不失其勇疑取舍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策盡忠者不易一作容持也直者誰欲一作肯為也忠未見盡直必有怯怯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内

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悃悃款款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責難於君者宜盡忠言知所以盡忠於已者宜及（一作急）天下如此況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

同前　　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萬方大理四海太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一文粹作魏晉）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

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臣之忠不追集作逮於賈誼乎不然何喪集作哀亂之時愈多而公集公作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集作廢虛文之無用者奬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示集作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欝悼發於至誠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文粹有微字臣之才誠集作劣文粹作劾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試

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
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
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
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下賜臣
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別集作辨懲往戒
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此
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人受其賜而已哉臣閭疲文粹
作疾病之作有因緣矣集作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矣集作焉臣

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

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莞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剥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縁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集作求

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集作庶)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

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集作日）減疲甿可以（集作月）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

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文粹作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覇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集作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令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陛下期集作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能集作將光二宗而福萬

業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慕哉精究之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文粹作所共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

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諫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幾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文粹作刑明至于無刑明賞至文粹

作賞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乎故臣以謂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為而後致無為也集作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所不為蓋謂是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文粹作宜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聦所能徧察一明

所能周鑒集作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焉巳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髙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巳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

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
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
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
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也集作矣　臣伏以聖策首章曰上
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
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

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文粹作昧於是莫不欲逞其集作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效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税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

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逸集作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則是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

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

文苑英華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諫諍策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元稹同

羅讓

對臣聞千葉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戴者無他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天守而遡古薰至和以拯令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顓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以循一作脩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乎鯀轢百王之獨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

之宜術業暗昧不充才識兼茂之稱徒冐萬死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薫能同和不敢自是必求讜諫以諭欽敗用心之過則薄奬其人言之失中則寛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一作使夫上下其情得流通也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巳實内非言之或臧寥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效歟今陛下躬神聖之資

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廸今來黜退姦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曰胷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延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勝以謀全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其數則黠疑作黷武無別一作列多益為弊寢疑作寖用不制刑于寓內令國家自兵興以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情以之鹽違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

甲兵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不思戢伏貴算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員聚擁虓闞之羣厚斂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軍自衛望容攻守之至復有懷弱軟以内顧務儲蓄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託資廪之具外實内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乘一作之熊疑而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得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

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廢代一作誅伐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疑病於悠久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為苟非任盡易之不令其凝一作疑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屯苟不切盡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非實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沓發之巧名劒者必有刺擊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卒奮之竒

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心此減兵之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税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令則税人而舍地古者任土而作貢令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令則與富而奪貧是以人口剪耗而不息田畝汙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耳王者在

上量入以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税廛而不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藁秸有常税人不愛也絲枲布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則今之賦税仍舊貫籍斂不加重而畝畝流離窮困無告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役海詭求無狀奇貢珍獻希蕒無怠託公寄私崇聚無極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

主要殫利俯榷仰算涖之官焉專守之刀兵焉啇不得回睆農不得舉手既奪其利又刼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為困榷酤之道如是乎人顧其上猶仇讐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逋走茍免死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作蕪而人益煩猶前事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調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之理

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作艱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事臣謹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亂非愚則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變易水旱歲時未爲災也理或失中感動

陰陽頃刻為災也故精舒謹孚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日亦未成其災修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願悉數於陛下矣令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巳還墝瘠嗇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巳降甲兵長

積〈一作漬〉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全為埃塵草木發為煙火㪺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詘禍欲何圖此臣所為陛下惜也長吏者又間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瘵〈疑〉痏而簡閱威

剥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為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寃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嚮賦稅轉輸肩摩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揺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

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為急七國之難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令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寓令晝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俾逞志於天下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為陛下述伏讀聖策次問專委

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濟材智樂備
専於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則公器相
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令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群臣其敢
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親之
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儒
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羣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
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令之大者政或貴此可
得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官吏甚

該備而道不弘政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歟録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閲致驗選書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閫邑羣居之柄不階課最是非未聞蹤跡賢不肖欵言喧嘩隨其所來轉化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覈及小鹵莽及大輕重反殊使盜名死官之徒波走

颷馳惟恐居後狂扇誘掖寵賂為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禄懷輕握微齟齬施為尚猶不堪況明權不制（一作濟）資籍殺生之柄兼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耶陛下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為令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生人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中康三得

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甌天下之人洽於理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不納邪矣夫偏聽獨任寵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禄制度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淫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掊克聚斂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於下所自邪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

微臣之志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免寧不自勝拳懇之至（一作震其心胸如不克寧不勝云云）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登科記作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登科記作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

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怠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登科記作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登科記作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詼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愧集作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登作無字為非而抵冒

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敘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旼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登科記作乂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蹟未紀於庶工之才之嘆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大

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力登科記作名田有恒數令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登科記作庸無依率是編户本為登科記作於交易焉得貪三字集作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文粹作豈至二字集作豈損多而益寡一作少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集作合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

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登科記作有

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

對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廷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為虛策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

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集作道如天其威如神以�

集作聘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堦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作說又鬱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進文粹作通矣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

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遇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寛其誅賜之當一作異日之閒而卒其説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諌以聞道集作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諌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集作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

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集作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此（集作切至也）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之累而不以位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集作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

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盛明之理（集作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拾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纖）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集作枝斯）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集作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坐（集作出）使足以盡情偽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曰以公卿大夫講論正事史書其

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來集作奉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為陛下出諫唯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侍起居燕遊集作遊豫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三句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得而衛其危甚矣美夫褻狎集作裔夷戲殘之微

褊集作偏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作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温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

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一作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集作以正軌度其流信集作恕

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

媿集作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集作制不一所以
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玆乎陛下誠能一皆
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
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
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
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攺行者未聞
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
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

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集作言)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集作在)明賞罰不濫(集作在)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集作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蒞(集作利)天下也夫賞罰皆(集作者)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

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集作州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集作於使令定官位集作員而奏請名器均集作輕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集作決于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于王集作闕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皐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愆則專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達不

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川文粹作審人而赦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

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横行而厚禄僧道無為而取資勞苦煩瘁終歲乏絶集作矻矻濱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税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賦隨長吏自為之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邪末均集作輕田野布帛之徵税禁集作蠲横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

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集作珍)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葸葸(川文粹作嗸嗸)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集作厚)而可行(集作不可)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集無此二字)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集作賄)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

其任集作事乎令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
才斥集作去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
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
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令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
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
一則以彊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戍屬清平
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輕費代征繇薄
集作蕩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集作不四三年則

集作而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斂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集作猶嚮者蓋其所以集作由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集作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二字集作實有司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集作備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茍求集作容持祿養交為親戚計遷除

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一有之不移三字）為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剥下為功習以為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涵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集作奉）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

猶奉集作由奉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為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為因依徼賤之人則以為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集作捎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薪抑居集作在下一朝闕輔集作將相之職卿士集無士字大夫之官求之

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
迭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集作趨拜或
再歲九集作四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集作以是為適當然耳是仕
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塗者五六人迭
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
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
如是耳伏惟陛下曲集作申勑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
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

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集作罰以懲渝集作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集作令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集作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集作又何為也夫將直其枝必

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集作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昔集作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力集作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集作庸無依率是編户本為交易焉得貪集作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集作豈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

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術（集作究）得以閒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川文粹作防）而事為（川文粹作制）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集作人）苟失職徒易其制處（集作吏）擾人斂怨而已矣（集作耳）制策曰取

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集作合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集作字記讀為法其素履集作敦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集作字而進者往往犯奸賊集作贓為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集作從來伏請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着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

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
禮部公卿子弟盡育（集作養長）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
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為趣
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叅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
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寀（集作若）資考之（集作以）限其章句之
庸才資蔭之常調者宜仍舊貫（四字集作而欲得）賢能之士則
皆（一作宜）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集無行字）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

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為害集無害字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願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舍此而不務殺胎毁卵傷仁撓和而使諸集作奉胡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産而祈福祐斯亦誣集作無謂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垂集作前訓可據之文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施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

想於今日矣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九